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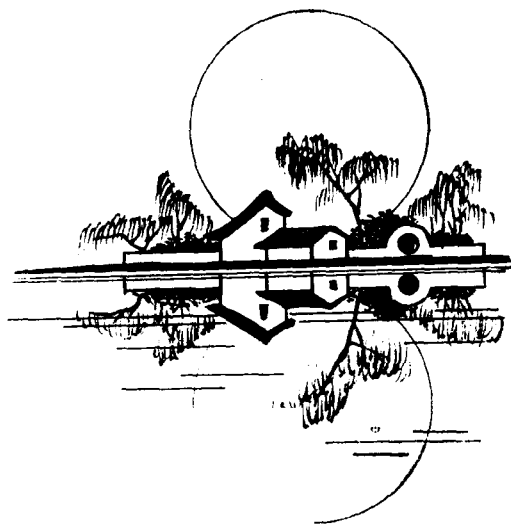
月上柳梢

藝文閣



月上柳梢

赵清阁



纪念“七·七”~~三~~五十五周年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月上柳梢

赵清阁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

(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)

宁夏新华书店发行

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5.375 字数: 115千 插页: 1

198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: 1—1,400册

统一书号: 10157·256

定价: 0.87元

自序

去年夏天，为了应一家报纸副刊的编者之约，写下了这部长篇小说。记得当时那位编者的要求是：注意小说故事的趣味性，以便取悦更广泛读者的脾胃喜好。我同意了他的要求，但我有个限度，就是趣味尽可有，却不能低级！在趣味中必须保持严肃正气的主题意识。这样是不是便会减少了趣味，抑或丧失了趣味？我不知道，也无暇顾及，因为这是一向写作的态度。

这篇小说故事的本身，趣味性原很浓厚，情节也很迂回曲折，但绝非虚构，素材的来源都是耳闻目睹，有一定生活依据。小说的结构上我力求紧凑，避免拖沓，使读者不致感到松弛，厌烦。章法上也力求简洁明了，使读者不致感到繁琐，晦涩。

小说写了几个时代的演变，从“五四”以前到“七七”以后，这期间的每个时代所产生的悲剧，宛如血和泪交织的花。虽然这些花历经风雨不断的袭击、摧残，它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，它不仅未在风雨中凋谢，而且在风雨中繁荣，为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。

我本想细腻地把这些花描绘出来，可是由于近几年专门从事剧作，八载余未曾写过小说，因此感到下笔生疏。再者酷暑汗流不息，情绪不太恬静，只能草草完成。我自己知道，这些天然艳丽的花被我胡乱糟践了，好在这类的花记忆里还有很多，如果健康许可，我将再接再厉地去描绘。

有人觉得我写的小说太戏剧化了，这我承认，因为写戏习惯了，难免受影响，比如情节结构方面较注重于技巧，人物雕塑方面较注重于动作。不过这并不违反写小说的原则，小说当然要着意于心理刻画，正如戏剧也不能忽视心理描绘是一样。

眼前嘉陵江的水，静静地流；北温泉的春色，十分绮丽；我那旧居“竹庐”篱内的红杜鹃盛开了；天上的一弯新月，已经高高悬挂在潇洒的柳梢头上！

一九四五年清明次日清閼序于重庆北温泉江边茶肆

自序

去年夏天，为了应一家报纸副刊的编者之约，写下了这部长篇小说。记得当时那位编者的要求是：注意小说故事的趣味性，以便取悦更广泛读者的脾胃喜好。我同意了他的要求，但我有个限度，就是趣味尽可有，却不能低级！在趣味中必须保持严肃正气的主题意识。这样是不是便会减少了趣味，抑或丧失了趣味？我不知道，也无暇顾及，因为这是一向写作的态度。

这篇小说故事的本身，趣味性原很浓厚，情节也很迂回曲折，但绝非虚构，素材的来源都是耳闻目睹，有一定生活依据。小说的结构上我力求紧凑，避免拖沓，使读者不致感到松弛，厌烦。章法上也力求简洁明了，使读者不致感到繁琐，晦涩。

小说写了几个时代的演变，从“五四”以前到“七七”以后，这期间的每个时代所产生的悲剧，宛如血和泪交织的花。虽然这些花历经风雨不断的袭击、摧残，它却具有坚韧的生命力，它不仅未在风雨中凋谢，而且在风雨中繁荣，为人们带来有益的启迪。

我本想细腻地把这些花描绘出来，可是由于近几年专门从事剧作，八载余未曾写过小说，因此感到下笔生疏。再者酷暑汗流不息，情绪不太恬静，只能草草完成。我自己知道，这些天然艳丽的花被我胡乱糟践了，好在这类的花记忆里还有很多，如果健康许可，我将再接再厉地去描绘。

有人觉得我写的小说太戏剧化了，这我承认，因为写戏习惯了，难免受影响，比如情节结构方面较注重于技巧，人物雕塑方面较注重于动作。不过这并不违反写小说的原则，小说当然要着意于心理刻画，正如戏剧也不能忽视心理描绘是一样。

眼前嘉陵江的水，静静地流；北温泉的春色，十分绮丽；我那旧居“竹庐”篱内的红杜鹃盛开了；天上的一弯新月，已经高高悬挂在潇洒的柳梢头上！

一九四五年清明次日清閨序于重庆北温泉江边茶肆

—

秋季的雨，是绵绵的，是凄凉而悒郁的。

老天哭丧着一副晦暗的脸，从早到晚，没有露过一丝笑容。

暮云山被笼罩在迷茫的雾里，远看，象一条蜷伏着的灰色的蛇。

山麓处，一带灌木丛林，廉庄就在这浓密的绿树环抱中。

廉庄属辖于平汉线某县城近郊的一个镇，距县城大约有十几里路。从这儿到暮云山也有四五里路的样子。这一带通常就很偏僻，抗战以后日军长驱直入中原，县城沦陷了，于是越发萧条。但这里的斗争并未结束，不时还传来游击队和日

军冲突的枪声，因此廉庄附近的居民为了安全，平日很少出门。尤其不久以前，廉庄传出一桩离奇而吓人听闻的女鬼新闻，人们根据一种无知迷信的揣测，制造了许多神话似的谣言；使得这里更加充满了恐怖气氛，每逢夜晚或阴雨天，整个镇上便绝了人迹。

日寇可怕，女鬼更可怕；因为女鬼看不见摸不着，仿佛无处不在！

由雕刻了“廉庄”匾额的石碑坊门楼到后花园的竹篱笆围墙，足有一里之遥，可见庄院之大。头进院两旁有回廊，有东西厢房，门前各植桃树一株，如今只剩了枯枝。正中有过厅，门窗紧闭，除非是迎接贵宾很少打开；一般来客和自己家的人，只能通过左右侧的回廊边门出入，这是几十年的老规矩。二进院也有东西厢房，回廊的粉白墙上攀满了葛藤，墙下疏疏落落散置了几盆菊花。庭院中间有一个荷花池塘，池子里现在尽是臭水和浮萍，池沿筑了石砌的栏干和坐凳。庭院的上首有花厅，云头透空的雕木门窗，宽敞的走廊，朱漆的低栏。走廊上散置瓷鼓，想来是专为夏天乘凉坐的。花厅的门窗也是关闭的，出入只能走花壁的月洞边门，花墙上葛藤蔓延。三进院和头二进院差不多，东西是厢房，上首是客厅。院中心搭了一蓬葡萄架，挂了一串串饱满明晶的绿里透紫的圆球儿。架子下面有一只漂亮的蓝花瓷金鱼缸，鱼已经没有了，水也干了，里面结了层蜘蛛网。东厢房门前一棵石榴树，枝杆上稀稀拉拉几个还没有成熟的红石榴。西厢房

门前一棵金桂，花正盛开，飘散着阵阵清香。四进院的房屋轩昂，讲究；特别是上房画梁雕栋，有石阶，走廊，屋脊两端蹲了两只石兽，虎视眈眈，异常威严。东西厢房门前一边一棵腊梅，苍劲多姿，十分高雅。有角门通后花园，花园相当大，一半是翠竹丛林，一半是花草成荫。一座茅亭紧靠竹丛，亭内有石桌石凳。茅亭前后有石阶，有碎石铺成的小径，一头通四进院的角门，一头通围墙的竹篱笆门。门已破烂不堪，从门外可以轻易地伸进手来拉开门闩。显然这花园失修很久了。

总的讲来，廉庄很壮观，建筑是对称式的，表现了北方古老、方正的情调，特性，也表现了屋主人的儒雅、高贵身份。看得出设计者煞费心思，单只每进院的花树，就不是随便种植的，它象征了春、夏、秋、冬四个季候，反映的气象也不同；头进院生意盎然，二进院轻松活泼，三进院幽静，四进院肃穆；使人感到住在这里四季安适，老少咸宜。可惜近年来烽火罹劫，家破人亡，廉庄荒芜了，充满了冷清，寂寥，阴郁和恐怖！

这么庞大的廉庄，如今只住有四口人。头进院的西厢房住着老仆吴容和他的妻子、女儿；四进院的东厢房，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青年夏之澄，他就是这宅子唯一的主人。

吴容已经是须发斑白的五旬老人，算起来，他在廉庄住了将近四十年。他有一个比较年轻几岁的老婆，夫妇感情很好，当初也可以说是恋爱结合的。

吴大嫂原是廉庄的使女，名叫秋云，侍候这里的芹小

姐；后来芹小姐死了，她就嫁给了吴容。从此他们成了家，生了儿女，虽然日子过得穷苦些，但他们享受到了幸福的天伦之乐。

吴顺，这个被吴容目为忤逆不孝的儿子，已是二十岁的小伙子了，小时候读过几年书，聪明，能干，就是性情倔强些。他有一个觉醒的灵魂，和一副与父亲同样善良的心肠，但没有父亲那种任劳任怨的习性。他为了不甘于永远被骑在人胯下，象父亲似的作一辈子的奴隶牛马；小小年纪就有了自己的理想，要立志离开家去独立谋生。后来他竟成为一位英勇抗战的豪杰。

儿子离开了父母，吴容夫妇就只剩下十岁的女儿小珍陪伴。

小珍是个贪玩的孩子，别人对廉庄都有点敬而远之的神情，唯独她最亲近廉庄，她喜欢二进院的荷池，爱听那里面的青蛙叫。她喜欢三进院的葡萄架，爱爬上去摘取那亮晶晶的紫琉璃球儿，还有那石榴树上的红玛瑙子儿。她也喜欢四进院正房屋顶上的石兽，爱蹲在客厅的石阶上，仰望着石兽雄赳赳的姿势，而且还学它的模样。她更喜欢后花园的花草，爱向花草丛中捕捉春天的蝴蝶，蜻蜓，夏天的萤火虫，秋天的蟋蟀；到了冬天她就在茅亭的石桌上堆雪人，塑造一个五官俱全的娃娃。遗憾的是，自从廉庄发生了一桩小珍所不能理解的神秘事件以后，吴容夫妇便不再让她走出头进院一步，只许到大门外石碑坊下玩耍，绝不许往后院去，他们恐吓她后院有吃人的老虎豹子。直至两个月前，廉庄的少主人

夏之澄回来了，她才得往后院走动。

因为夏之澄在廉庄的生活都是吴容夫妇照料，伙食自然也由他们包办，所以每天的早餐，午餐就让小珍担任送饭的职务，只是晚上不让她去送。吴容亲自去送。小珍得到这个差事非常高兴，她终于又能旧地重游了。每次送饭她都要在二进院、三进院、四进院，以及后花园逗留很久；她觉得一切还和从前一样，并没有什么可怕，也不曾发现过老虎豹子。但她也受了两回虚惊，一回是她在夏之澄的屋里，忽然头上落下一只碗口大小的蜘蛛，网丝把她的发丝罩住，绞缠起来。她吓得直哭，后来看见蜘蛛慢慢地溜掉了，她才放心。又一回，她正在后花园捉蟋蟀，蓦地竹丛中跑出两只黄毛的狐狸，眼睛比她家的灯还亮。这下子她可吓坏了，连忙蒙住脸逃往茅亭，伏在石桌上动也不敢动。过了一会她定定神抬头寻视，狐狸早不知去向了。于是她天真地笑了，她认为是狐狸怕她，逃走了，她比狐狸伟大！此后她便再也无所畏惧了。说真的，她倒是对夏之澄有点怕，她怕他那两道浓眉紧绾下的一双深邃无光的眼睛，怕他的沉默寡言，和那老是面无笑容的严肃神情。她心里说：瞎少爷，也是哑少爷。夏、瞎谐音，她就常把夏少爷叫成瞎少爷。夏之澄没注意，却被吴容听出来了，有一天狠狠打了她的嘴，骂她是个不知轻重的畜牲。

近几天阴雨绵绵，小珍不能够尽兴在后院玩了，因此对送饭的工作也不大热心起劲了。主要还是她怕夏之澄，不愿

蹲在屋里干陪着他。

中秋节这天，吴容特为到镇上买了月饼，让夏之澄应应景，不想回来有些不舒服，晚饭只好让小珍去送了。但是吴大嫂不同意，为这老两口争执起来。

“什么时候了？珍子的妈！”吴容躺在床上问。

“谁知道呢，天阴，约摸不出来，大概快起更了吧。”吴大嫂懒洋洋地回答，一边做着针线。

“那么该烧饭了！”

“饭倒是早烧好了，可你能送吗？”吴大嫂看看吴容，又看看窗外。“外面都快黑了！”

吴容想了想，决定地说：

“叫珍子送去。”

吴大嫂霍地站起来走向吴容，用责备的口吻答道：

“胡说！平时我还不叫她去送晚饭呢，今儿阴天，更不能叫她去送。”

“你就忍心让澄少爷饿肚子吗？今天又是中秋节。”吴容生气地说。

“可我也不忍心让珍子去闯鬼呀！孩子太小，万一中了邪，出个什么岔儿，我怎么活？”吴大嫂反唇相讥，气呼呼地到厨房去了。

吴容考虑了一会，觉得吴大嫂的话不无道理，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，说道：

“你陪她去吧，哪能天天晚上有邪！”

“这可没准，越是阴天越有邪。要去你去！”吴大嫂在

厨房里答话。

吴容见吴大嫂固执，有些恼了，赌气坐了起来，忿忿地说：

“好，好，我去，我去！吃人家的饭，不能不给人家干活！”

这么一来，小珍倒过意不去了，她连忙按住吴容，很懂事地说：

“爹有病，不能去，还是让我去吧，我不怕鬼。妈！”

“还是珍子懂事！”吴容拍拍小珍的头，夸奖地说。

“等后院石榴熟了，爹摘给你吃。”

吴大嫂没有作声，提着饭篮子走出来，勉强递给小珍。

“走，珍子，妈陪你去。”

“不，妈，我一个人去。路滑，你要摔交的。”小珍受了夸奖，一得意，提了篮子就走出去。

“珍子，珍子！”吴大嫂追出去叫着。

“让她一个人去，不要紧，没有什么东西会吃掉她。”

吴容冷言冷语地嘟囔着。

吴大嫂看看小珍已经走远，只好止步高声叮嘱：

“快去快回，珍子，天黑了，可别贪玩，当心有老虎豹子！”

小珍听见了吴大嫂的声音，没回答。她想：妈总怕后院有老虎豹子，其实连老虎豹子的影儿也没见。妈真胆小！想到这里她觉得母亲不如她，她胆大！

这时雨已经停了，小珍的玩兴又勃发起来。她走到三进

院，一眼看见那成串的烂熟的水灵灵的葡萄，快活得立刻放下饭篮子，爬上树干摘下一小串吃了，然后再走向四进院。刚一迈进东角门，她又被蟋蟀的叫声吸引住了，她便顺着回廊的墙脚寻觅。仿佛蟋蟀已看到她了，再也不叫一声，害得她白白弄了两手泥，还弄脏了衣服。她懊恼地正要往东厢房去，经过窗下，忽然听见屋里有人讲话，而且是女人的声音。这可使她吃了一惊，她明明知道东厢房除了夏之澄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，这会儿哪来的女人呢？如果是客人，怎么不见她从大门进来呀！她好奇地用舌尖舔破窗纸，向屋里窃看；但是腿都站酸了，什么也没看见，屋里一片漆黑。她失望地只好提着饭篮子去敲门，心想只要进屋里，就能够明白了。

门开了，可是夏之澄不让小珍进去，他摸索着接过饭篮子，和悦地拍拍小珍的头说：

“小珍，明天再来拿篮子吧！”

“澄少爷，爹说今天中秋节，他不能来，叫我陪陪你，等你吃完，把篮子拿回去明天好给你送早饭。”小珍撒了个谎，为的她一心想进去看看明白。

“可是天黑了，小珍，回去晚了妈妈要骂你的。”夏之澄的脸色沉下来，坚持拦住小珍不放进去。

夏之澄越是不叫进去，小珍越是想进去，不提防夏之澄把小珍往后一推，“砰”的一声就关上了房门。小珍在门外愣了一会，再到窗下倾听，屋里一点动静没有，于是只好向前院走去。

天色已晚，小珍搜索在黑暗里，弱小的灵魂浮起了一层

疑云迷雾，而且有些害怕了。加之她看不清路，被回廊上的泥泞滑跌了一交，于是更恐惧了。顾不得两腿疼痛，爬起来就跑，自己的脚步声的反响，仿佛是有人追赶她；她不敢回头，她的心“砰砰”的直跳。她屏住了呼吸，难过得直流泪，又不敢哭，她以为真是老虎豹子来了；她后悔没让妈一块来，更后悔没听妈的话：“趁天亮，快回去，”她不该贪玩！她也恨瞎少爷，瞎少爷为什么不放她进屋里去？屋里到底是谁讲话呢？她边跑边想着这些，好不容易一气跑到了头进院，吴大嫂正在东厢房门口等她，她立即扑向妈的怀里，忍不住委屈地哭了！

进到屋里，吴大嫂见小珍一身泥水，知道她跌交了，心疼地连忙给女儿洗脸换衣服。一面唠叨的问摔伤了没有？吓着没有？小珍便一五一十的把刚才的所见所闻讲了一遍。顿时把吴大嫂吓得直哆嗦，小珍也感到惶惑不解了。

“老头子，快点灯，女鬼来了！女鬼来了！”吴大嫂大声嚷嚷，急急关上了窗子。

“唔，女鬼又来啦！”吴容点上了煤油灯，悲怆地说了一声：“可怜的少奶奶！”

屋里亮了，三颗恐惧的心，窒息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。灯光不时的跳动，却无法调剂这死的气氛。

吴容躺在床上，手抚着额上的胡须，两眼瞅着天花板，凄然神往地陷入回忆中。四十岁了，他在廉庄耳闻目睹了无数辛酸的往事；他曾亲眼看着这宅子兴，也亲眼看着这宅子败；看着一代代的人成长，也看着一代代的人死亡！如今他

又看到女鬼出现了，他为廉庄屈死的冤魂哀悼，他更诅咒万恶的日本强盗！

吴大嫂坐在床前做针线，脸上布满紧张的绉纹。她为了小珍受惊的事原想和吴容吵一架，可是她觉得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她只能沉默。一面竖起耳朵向太空谛听，好象要听出女鬼的动静。

小珍伏在吴大嫂的膝上怔忡地发呆，她思索着，想理解每次发生这种类似情形的原因，但只是徒劳，她得不到确切的答案。她为今天发生的事引起父母的严重反应而苦恼，她不明白“女鬼”是什么意思，她琢磨着：难道澄少爷屋里的女人讲话的声音就是女鬼不成？可这又不是老虎豹子呀！她想越想越糊涂，越糊涂越发感到迷茫的窒息压迫得心慌。

万籁俱寂中只偶然传来几声犬吠，和落叶擦着房顶上瓦的“沙沙”音响。

窗外秋风萧萧瑟瑟，似泣诉，似沉吟！

透过云层的一弓新月，从暮云山后渐渐升起，挂在柳梢头上，象一盏照明灯，照耀着廉庄，照耀着肃穆的原野。

二

廉庄确是一个多事的地方。

从吴容开始在廉庄服役说起，他是十八岁来的，二十七岁那年，正当清宣统末年，就是公元一九一一年，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；这时廉庄主人夏老太爷已经辞官归田，过着